



La cultura del
Rinascimento

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

[意] 欧金尼奥·加林 著

李玉成 译



人民出版社

La cultura del
Rinascimento

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

[意] 欧金尼奥·加林 著

李玉成 译

 人 民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：杨美艳 张双子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/ （意）欧金尼奥·加林 著；李玉成 译. —

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9.1

ISBN 978-7-01-019679-4

I. ①文… II. ①欧…②李… III. ①文艺复兴—文化史—研究

IV. ①I109.3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8）第 189249 号

图书引进版权登记号：01-2017-9137

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

WENYIFUXING SHIJI DE WENHUA

〔意〕欧金尼奥·加林 著 李玉成 译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（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）

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：8.5

字数：200 千字 印数：1,000—2,500 册

ISBN 978-7-01-019679-4 定价：39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（010）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，如有印制质量问题，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：（010）65250042

译 序

文艺复兴是欧洲的一次思想大解放。热衷于寻找和阅读古典著作，是突出的现象之一。15世纪初，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，人们开始追求生活中美好的东西，关心公共事务，要求更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，而这些都与封建等级观念和宗教迷信相冲突。因此，人们要求用新的伦理道德来打破精神枷锁，古代希腊、罗马著作中的人文思想正好符合这种要求。希腊、罗马的古代书籍，歌颂的是人的理性、道德、创造力和对现实幸福生活的追求，它同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宣扬的虚幻“天堂”和禁欲主义形成鲜明对照。个人的身体随着时间而消逝，但高尚的思想和行为却能通过书籍流传于世。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率先重新发现古典著作的光辉：“从古籍中汲取精华”^①，从对先辈们的回忆中寻找安慰和力量，这样的呼声和行动，引起许多人响应。

我翻译此书的目的，也希望借鉴文艺复兴时期某些积极的

^① 参见【意】加林：《意大利人文主义》，李玉成译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，第74页。

东西，例如读书。中国也是文明古国之一，古籍浩如烟海。孔子读《易》，“韦编三绝”，他说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。”“汉光武、魏武帝，虽在戎马之间，未尝废书，手不释卷。”^①“世祖性好书，常令左右读书，昼夜不绝，虽熟睡，卷犹不释。”^②还有囊萤、映雪等反映刻苦读书的故事。杜甫在一首怀念李白的《不见》诗中说：“匡山读书处，头白好归来。”中国古人把读书论道，视为一大乐事。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对读书又持何种态度呢？

14 世纪末到 16 世纪之间，欧洲有一场声势浩大的收集书籍的活动，人们想尽可能找到所有作者的书籍，一些人文主义者不惜用重金雇人四处购买、抄写和翻译古代著作，如北欧发现了某些古代手抄本，便引起波焦等人的北欧之行。与此同时，拜占庭帝国的灭亡，使许多希腊学者带着希腊的古籍来到意大利，传授希腊语言和希腊文化。由于那个时代人们的努力，各种古籍的出版迅速增加，使西塞罗、卢克莱修、昆体良等人的著作能流传于世，使古代科学知识为后人所了解。古代知识从修道院“监狱”里被释放出来，出现文化世俗化趋势。书籍也流通起来，被更多人阅读。

中世纪虽然也有人阅读古典著作，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更重视用积极和批判的态度去进行鉴别，认为如果对原文没有准确的理解，也许所谈的问题根本不存在。萨卢塔蒂说，由于手稿的残缺和失真，需要把“令人生疑的地方”集中起来，委托给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去处理，去伪存真，以恢复他们的本

① 《资治通鉴》第十卷，第 4594 页。

② 《资治通鉴》第十一卷，第 5123 页。

来面貌，然后从历史的角度看其内容是否真实，以此来研究所有文献。不轻信传闻，这是同中世纪读书时不同的地方。

古籍是人类思维活动的结晶，是行为的遗踪和反响。书籍中充满着智慧的语言，包括古人的行为、风俗、法律、宗教方面的知识，还能把历史上极其遥远的事情重现在我们眼前。贝萨里昂说：“如果没有书，我们所有人都会仍然是粗野的和无知的，对过去将一无所知，没有任何榜样；我们对人的和神的事情不会有任何认识：同样的坟墓将埋葬掉我们的身体，包含我们的记忆。”^① 这些书不仅给人时间的概念，使人了解过去和人的本质，还让人们明白历史、学习道德榜样和政治智慧，给人提供美学享受。而书籍的保存，也并非易事，有人不惜变卖自己的土地、房产去增加藏书。尼可洛·尼可利把全部财产都消耗在买书上了，他一生中收集了 800 卷古典著作的珍藏本，他的家成为学者们聚会的场所，他死后把这些书捐献给图书馆，条件是允许所有人阅读。由于当时印刷术尚未推广，有的君主经常雇用三四十名“抄书手”抄书。抄书时字迹工整（如每段用花体字开头），装订精细（如用天鹅绒封面和白银搭扣），表示对内容的重视。陈列古籍的书架，被视为最高雅的装饰。

阅读古典著作从不意味着要用它代替现代著作，而仅仅是让人在同过去真实的历史事件的对比中，认识人生的价值、古人的智慧、英雄的行为和良好的风范，从而看到积极生活的意义。要超越时间和空间，“谦逊地”倾听不同时代思想家的声音，从他们的真实环境出发，去理解他们的作品。值得重视的并不是抽象的人，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，要从时间和

① 见本书第 54 页。

空间的坐标上找到他们，同时也定位我们自己，看到我们同他们之间的距离和人的面孔发生的变化。亚里士多德是个伟大的人物，但他的理论仍是历史的产物，取决于某些先决条件。

读书需要联系实际，在人们写成各种书之前，已经存在着大自然这本“书”。书本上的知识是前人的经验，是否真实可行，还要接受实践的检验。达·芬奇提倡直接读大自然这本“书”，嘲笑那些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所谓“科学真理”；但他又说过，已获得理性认识的人，就没有必要再去重复验证。马基雅维里奉行的原则是：把现在的经验同阅读古典著作结合起来。学习古典著作不是为了炫耀知识，成为迂腐的“教师爷”，或者脱离实际的书呆子，失去任何主动性，迷失在书中。学习古典著作也并非为了“复古”，而是“创新”，不能停留在只是模仿，否则，初创的灵感就有“被窒息的危险”^①。模仿古人就意味着要像他们那样有自主的创造能力。具有生命力的、理想的和积极的原创素材，无处不在。把从古典著作中得来的启示，同民族传统和时代特点结合起来，就会找到富于民族个性特征的原创形式。

彼特拉克认为，读书应当像蜜蜂采花一样，采集花粉，用它酿成蜜和蜡，是把别人的东西拿来为己所用，成为自己的东西。要读的不是一个作者的著作，而是许多人的著作；不是读一遍，而是许多遍；不只是读，还要思考，要把读过的东西记在脑子里，让它们发酵，在不知不觉中同我们的思想融为一体。这样，让阅读过的东西沉淀在记忆深处，几乎把它遗忘，使它变成一种自由创新的刺激。波利齐亚诺说，正如跑步一

^① 见本书第64页。

样，按照别人脚印跑的人跑不好，写作时没有勇气摆脱别人足印的人，也写不好。伊拉斯谟说，学习需要经过一个咀嚼和消化的过程，才能达到新的原创目的，反对一切奴隶似地模仿。

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，科技只是一种工具，它的使用有好坏之分，由人掌控，更需要提高人的素质，让其为“善”服务，善是人的一切活动的目的。人是第一重要因素，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。人文学科是道德教育的基础。皮科洛米尼说：“自然科学过于重视人的身体，而轻视人的内在品德。”“热心学习的人往往只从物理、数学和形而上学方面获得知识，而扔下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学科，即我们借以掌握生活的艺术——掌握通向德行和良好风尚之路的学科，而只有这样的学科才会把我们引向快乐和幸福。”^①“一旦人们缺少人文知识和艺术，生活就会变得残缺和贫乏。”学习古人可以振奋为“善”的精神，并使自己坚强不屈。任何专业学习的准备，都必须建立在人性教育的基础上。人们把“人文学科”称为“自由艺术”，因为它“使人自由”。文学能塑造人的思想，不用枯燥的哲学语言，鼓舞人奋进。没有历史学家的佐证，伦理学家的格言就将成为空洞的教条，显得可笑。不希望人善良的哲学家，不是真正的哲学家。语言学要把一切文献都置于时空的坐标之中，还历史本来的面目。修辞学是说服人的艺术，要仔细研究具有说服力的语言，重新点燃听者心中的火焰。逻辑学像铁匠的铁锤，使粗糙的思维变得无懈可击。法学是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基础，正义的原则是永恒的，它比自然科学更具有崇高的地位。绘画为了保存善良有德的人的面容，表现大自然的

① 【意】加林：《意大利人文主义》，第167页。

瞬间情况。雕塑易于传播思想，无需文字解说，不识字的人都会感受到它的精神。要把优秀的人物的雕像安置在公共场所，鼓励人们模仿。如像体育使我们身体强壮一样，音乐使人内心和谐。旅游促进人对世界的了解，使人更热爱生活。

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研究所所长，比萨高等师范大学教授米凯莱·奇利贝托（Michele Ciliberto, Professore della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di Pisa e il Presidente dell'Istituto Nazionale di Studi sul Rinascimento）为本书写了序言，在此表示感谢。文中的脚注，皆为译者注。人名和作品名首次出现时，在括号内加注原文。本书从意大利文翻译，译者水平有限，谬误难免，敬请读者赐教。

李玉成

2016年12月15日 北京

序 言

1964年欧金尼奥·加林(Eugenio Garin)^①在德国戈洛·曼(Golo Man)^②主编的《世界史系列》(*Propylaen Weltgeschichte*)中出版了他的著作《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》(*La cultura del Rinascimento*)。这本书把加林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文章紧密结合在一起,主要从“市民人文主义”角度阐释文艺复兴。这也正是加林于1947年首次系统地在《意大利人文主义》(*Umanesimo italiano*)一书中叙述的观点,该书1947年初版时用德文出版,1952年用意大利语出版,——这一年还出版了重要的文集《十五世纪拉丁散文作家》(*Prosatori latini del Quattrocento*),是加林当时所找到的大部分基础性文献。实际上他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,已开始沿着这条路线,在研读原著的基础上,同一位由于种族原因移居美国的德国重要历史学

① 加林简介见本书附录。

② 戈洛·曼(又译葛楼·曼,1909—1994),生于慕尼黑,德国历史学家、作家和哲学家。1961年开始写十卷本世界史,1964年完笔。1965年,他获曼海姆的席勒奖,1968年获毕希纳奖。1971年,戈洛·曼写就他最著名的作品《华伦斯坦传》(Albrecht Eusebius Wenzel von Wallenstein)。

家汉斯·巴隆(Hans Baron)^①的观点取得一致,巴隆在《再生》(*La Rinascita*)期刊上发表文章,已为意大利人熟悉。后来,加林又进一步深入研究,写了一系列编入《中世纪与文艺复兴》(*Medioevo e Rinascimento*)一书中的文章。

如果浏览一下《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》一书的目录,可以看出加林所谈论的题目,正是他在过去几乎三十年的研究工作中所探讨的论题:从“新时代的意识”到“古典著作的发现”,从“新的教育”到“新的哲学”……还有一章写“新的科学”:对人和世界的认识;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目录,说明加林那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已成竹在胸,并促使他在1965年,即《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》一书发表一年后,由拉泰尔扎出版社出版他的《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与文明生活》(*Scienza e vita civile nel Rinascimento*),这是另一本使他取得重要成就的有价值的书。

但是在以上两本书中,缺少对巫术和占星术问题的专门论述;而对这两个问题,加林过去已写了两篇文章,并收录在1954年出版的《中世纪与文艺复兴》一书中:《对巫术的思考》(*Considerazioni sulla magia*)和《文艺复兴时期文化中的巫术和占星术》(*Magia e astrologia nella cultura del Rinascimento*)。

① 汉斯·巴隆(1900—1988),德国国家历史学家,出生于柏林。柏林大学历史学教授(1929—1933),由于种族原因,他从德国移民到美国,在牛津大学和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任教,致力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史,特别是对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研究,重要作品有:《莱昂纳多·布鲁尼·阿雷维诺》(*Leonardo Bruni Aretino*, 1928)、《从彼得拉克到莱昂纳多·布鲁尼》(*From Petrarch to Leonardo Bruni*, 1968)、《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人文与政治文学》(*Humanistic and political literature in Florence and Veni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Quattrocento*)、《彼得拉克的隐秘》(*Petrarch's Secretum*)以及对马基雅维利的研究等。

这两篇文章如今已成为经典，无论在意大利或国际上对文艺复兴的研究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。例如在弗朗西斯·耶茨（Frances Yates）的重要著作《焦尔达诺·布鲁诺》（*Giordano Bruno*）和《赫尔墨斯传统》（*tradizione ermetica*）中，都引用了这两篇文章。此外，其意义还在于：这两篇文章对于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们来说，除了布克哈特^①最初所描绘的现代传统画面之外，对理解文艺复兴也作出了基础性贡献。

在接下来的年代里，由于感到这方面的缺乏，在加林的研究中，赫尔墨斯论题、占星术和巫术的题目甚至慢慢占据了重要的地位，超过了“市民人文主义”的中心论题，使其逐渐缺少思想同历史实际的有效对照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可以说《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》这本书，特别是其中对“文明”的阐述，使加林的研究工作分为两个阶段，前一阶段到20世纪70年代，后一阶段直到他2004年去世。前一阶段他的思考主要以伦理——政治和文明为中心，集中把对“积极生活”和“沉思生活”的研究置于绝对优先地位；而在后一阶段，他则选择了其他论题，把新的和原始的观点，包括作者，进行比较。

对此，也可以进一步观察到：长时期来加林都希望把“文明的”和赫尔墨斯论题放在一起，力图在巫术与发现古代科学著作相关的现代科学的产生之间，建立某种关系；继后，他把赫尔墨斯问题的起源作为研究主题，因为他清楚地认为，从

① 布克哈特（Jacob Burckhardt, 1818—1897），瑞士历史学家，出生于巴塞爾城。他父亲本来要把他培养成传教士，但1838年他到意大利旅行之后，对当地的古代文物发生浓厚兴趣，遂改学历史。后到巴塞爾大学任教。他的著述很多，最著名的是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》，中文版已由何新翻译，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。公认这是一部关于文艺复兴的基础性著作。

20世纪70年代开始蔓延的赫尔墨斯时髦，可能对全面理解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带来负面影响。

但是，还有一个因素，既可作为加林后期研究工作的特征，同时也显示出他长期研究的阶段性：可以说《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》这本书代表一个阶段的转折，在这本书中，人作为“新”哲学、“新”科学和“新”历史创造者的积极概念得到肯定，并指出在那几个世纪里，关于人和一般关于人的事件的原始概念已广泛流行；而在继后的文章和著作中，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文化中的一些戏剧性，有时甚至是悲剧性现象却占据突出地位，成为主要题材，并从这个角度再次分析过去按“市民人文主义”含义阐释过的那些作者。

在重新的阐述中，列奥·巴蒂斯塔·阿尔贝蒂（Leon Battista Alberti）^①的形象占据重要地位，加林发现了他的一些未出版的“晚餐阅读小品”（*Intercenali*）^②，据此，加林赋予阿尔贝蒂悲剧性特征，与流行看法中不抱幻想的清醒的阿尔贝蒂

① 列奥·巴蒂斯塔·阿尔贝蒂（1404—1472），意大利建筑师、文学家、数学家和雕塑家，出生于热那亚，属于佛罗伦萨富有家族，曾为教皇欧金尼奥四世和尼可洛五世服务。他是十五世纪最重要的天才人物之一，与布鲁内莱斯基一起，被认为是文艺复兴建筑理论的奠基人。主要著作有《论建筑》（*De re aedificata*）、《论绘画》（*Della pittura*）、《论雕塑》（*De ststua*）和《论家庭》（*Della famiglia*）等。阿尔贝蒂认为，人的尊严寓于劳动中。他说：“有的人不愿勤学技艺，不愿努力工作，不愿在完成艰巨的任务中汗流浹背，那他又怎么可能赢得像别人那样的威望和尊严呢？”他又说：“不要藐视财富，而要防止贪婪。物质极大丰富之后，我们就会生活得愉快和自由。”人应从贫穷中摆脱出来，因为贫穷不能满足肉体生存的需要，并且会压抑精神的发展。（引自《意大利人文主义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）

② 阿尔贝蒂为自己抄写了一本《妙语集》，以便在晚餐或饮水时阅读，他认为可以带来愉悦，解除忧虑，是治疗心灵疾病的良药。

形象截然不同。

在加林后期的研究工作中，与对阿尔贝蒂的研究并行的，还有一项是突出了彼得罗·蓬波纳齐（Pietro Pomponazzi）^①的形象和作品的特殊重要作用。他在1976年出版的著作《生命黄道带》（*Lo zodiaco della vita*）里，认为蓬波纳齐的著作值得重视，他在书中收集了蓬波纳齐在法兰西学院讲学时的一系列讲稿。加林集中较大精力研究的蓬波纳齐的著作是《论咒语》（*De incantationibus*）和《论命运》（*De fato*），这两本书都几乎同时写于1520年。在第一本书中，显示了蓬波纳齐的“科学”特征，他完全以纯粹自然的因素，解释所有自然的现象，排除魔鬼的存在和作用；在第二本书中，阐述了蓬波纳齐对于命运的看法，认为命运本质上与基督教内关于先知、宿命论和自由意志之间关系的讨论无关，而如他想象，人和自然的现实，按照柏拉图在《法律篇》（*Leggi*）中的说法，只不过是“众神的游戏”（*ludus deorum*）。

这些年，加林在文艺复兴研究方面的发展，主要是强化“摆脱魔法”的主题，但无论在他个人还是在他研究的作者

① 彼得罗·蓬波纳齐（1462—1526），曼托瓦人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，曾在帕多瓦、费拉拉和博洛尼亚教学。亚里士多德主义者，赞同古希腊哲学家亚历山大关于灵魂的解释，认为灵魂同肉体是不可分的，如花香和花一样，人死后灵魂自然消失。他的著作《论灵魂不朽》（*De immortalitate animae*, 1516）发表以后，招致神学家们的攻击，说他“蔑视宗教”，他的书在威尼斯被当众焚毁。他用“双重真理”进行辩护，说要严格区分信仰的真理同理性的真理。晚年他得肾结石，据说他死于自杀。他的名言是：“我们完全可以用自然的原因来说明我们的任何经历，没有任何理由强迫我们要把某些现象归咎于魔鬼的作用。”（〔意〕加林：《意大利人文主义》，李玉成译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，第143页）

们身上，又总是确信在一个不同的和更美好的世界里，人们的激情和理智能够得到承认，价值能得到体现，如像马基雅维里通过《君主论》(*Principe*)，米开朗基罗通过西斯廷小教堂(Cappella Sistina)里的画，和布鲁诺通过《论英雄气概》(*Eroico furore*)一样。

正如所说，文艺复兴文化的航船在不同的波涛上航行，加林的著作代表不同时期的研究；正因为如此，说明它在历史上和史学上的价值：因为这位伟大学者的研究，他对人类历史中这个重要阶段的阐述，既被危机时代，也被发展时代所证实，这有利于加深对他的著作的理解，并使其更有说服力。

米凯莱·奇利贝托

(Michele Ciliberto)

目 录

译 序	/ 001
序 言	/ 001
前 言	/ 001
一 文艺复兴：一次文化革命	/ 003
二 文艺复兴与文化	/ 008
三 新时代的意识	/ 017
四 古典作品的发现	/ 025
五 希腊人和文艺复兴的起源	/ 044
六 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：联系或对立？	/ 061
七 图书馆与印刷术的发明	/ 074
八 新的教育	/ 085